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二

明　會稽張　岱著

讓帝本紀

讓皇帝　太祖嫡次孫也生六年而兄皇長孫雄英卒又十年而父懿文太子薨　太祖御東角門哭甚哀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冨於春秋正位儲極可繫四海之望願　皇上無過傷　太祖收淚而頷之於是立次孫為皇太孫太孫性仁厚孝友異常人

于皇太子病癉痛楚呼號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夜不解帶聞楚聲哀痛如不欲生親吮吸之尋愈　太祖聞之召侍醫問狀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蓬垢者彌月及薨哭痛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哭撫之曰毁不減性禮也爾誠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語不高聲笑不至矧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侍御或勸之曰服可例除情在自致

三幼弟躬自撫育飲食起居必與共之奉命参決机務多以寬大濟嚴厲常讀律見中有苛條請得改正太祖許之太孫遍考禮經参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太祖閱之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汝後用刑宜準此有常州涂理以子弒父案命太孫處分太孫鞫得其情理父患火症庸醫誤投附子暴卒繼母欲殺其子力証成獄々鞫拘隣里婢僕及原醫訊之驗服 太

祖大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又有盜七人太孫一見即超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于獨出田庄為佃客所累宜宽 太祖覆訊得寔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遺見其人面目閒靜聽視端詳定非盜也 太祖嘆曰决獄者不可不讀書洪武三十一年 太祖大漸遺詔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不怠專志利民柰愧無古人之博智善善

惡々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體順帰全亦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其祭祀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從事太孫治喪禮於西宮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於是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坐如生存凡十一所陳祖訓於

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
立於諸陛之上自初六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
飲勺水夜不就枕藁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遣譴
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自藥餌糜粥嘗盡潛
器之屬靡不親獻愉色婉容蒲伏牀第　太祖氣亦
漸平多所全宥目不交睫者凡三閱月太孫素豐腴
至是哀毀骨立諸臣望見莫敢不哀皆曰天子純孝
閏五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

建文元年命齊泰黃子澄豫參國政召方孝儒為侍講七月遣周王橚至京廢為庶人十一月 上如郊壇省牲詔求直言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請勤政上嘉納曰朕過也詔禮部頒天下使明知朕過盡釋剌面軍及徒流歸里

建文元年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遣使告即位於山川嶽瀆修 高皇帝實錄二月追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皇

妣懿敬皇太子妃常氏為孝康皇后祔廟尊繼母皇
太子妃呂氏為皇太后冊妃馬氏為皇后立子文奎
為皇太子封弟允熥為吳王允熞衛王允熙徐王詔
民間有懷才抱德之士有司禮請赴京高年者賜粟
帛有差收養鰥寡孤獨有司月給廩米課農桑興學
較旌表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三世以上
者兵燹後骸骨有暴露者瘞埋之衛所軍絕者即與
除伍與侍講方孝儒等更定官制燕王來朝行皇道

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燕王大不敬三　上以
王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英武酷類
高帝北平彊幹之地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　上覽
奏大驚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三月丁巳
祀先師於太學安置北平按察使陳瑛於廣西逮燕
府官旗于諒周鐸伏誅以戶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
四人充采訪使巡行天下問民間疾苦得便宜行事
燕王還國京師地震求直言博士黃彥清至市見兩

兒食棗食果餘一粟必遜其長不受推遜父之舉授市之旬者又見有拾紗者挑其壓置之高潔處以后壓之而去彥清嘆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年之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毆詳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乘德與行事無禮與外仁義而內多欲與悱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罪夫一宮之內尚未能察斯言何敢當也

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于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宋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為已過愈見盛德四月召湘王栢於荊州栢自焚召齊王榑留京師幽代王桂於大同黎岷王楩於雲南並廢為庶人七月請難兵起張昺謝貴誠余逢辰死之燕王乃上書曰臣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今事幾甚著陛下昭不垂察臣竊惑之當亢之末生民塗炭群雄角逐 皇祖太祖高皇帝披霜冒露東征西伐赴天

石被創痍艱難百戰然後定天下封建諸子鞏固宗
社為磐石之安不幸實天陛下嗣登大寶奸臣齊泰
黃子澄等包藏禍心為謀以誤陛下構榑栢楼楩立
策雖有懸懲未聞不軌重可栽滅護衛輕可賜勑誠
厲乃動見削奪轉徙流離行道嗟嗟柏尤可傷不得
良死今尚未厭又以加臣臣守藩二十餘年事君以
誠明於皎日奸臣跋扈蔽明害公執臣奏事之人箠
榜棘熱迫其告貢分布宋忠張昺謝貴於內外圍守

臣府臣之一家如臨湯火已而貴炳為護衛所執始知其出奸臣之謀臣聞伐大樹者必先翦旁枝危君室者必先除公族朝廷孤立社稷危矣不待明者而後見也　高帝祖訓曰凡新天子即位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入誅之臣謹領鎮兵俯伏待命以遵皇祖之訓惟陛下念之周廣同姓綿祚八百秦人孤獨二世而亡明鑒斯在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雖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小人弗用惟 陛下念之書上詔削燕王屬籍遣
長興侯耿炳文率列侯諸將〻步騎三十六萬北伐
上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
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
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燕兵張甚遁薊遵化密
雲永平等郡具以城降指揮馬宣彭聚孫泰力戰死
之宗忠敗績俞瑱師潰被獲 上方銳意文治日與

孝儒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為不足憂黄子澄恐
失河北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
等數道並進檄山東西河南合給軍餉置平燕布政
司於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徵雲南兵入京
護衛八月炳文軍真定燕兵軍雄縣炳文戰敗固守
真定燕兵力攻之不克還北平是月曹國公李景隆
為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　上聞炳文
敗績始有憂色謂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

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强糧餉充足一隅敵當天下乎調兵五十萬盛之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對曰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景隆而用炳文故有此失遂遣景隆召炳文還齊泰昔慮遼寧二王通燕召還京寧王不至詔削護衛遼王至徙封荆州九月吳高及耿瓛楊文攻永平燕王來援高等退保山海十月燕兵襲破大寧守將朱鑑死之陳亨降景隆進攻北平壘於九門燕王以寧王權及大寧漢達兵援

北平景隆逆戰於鄭村壩大敗奔德州十一月燕王再上書不報十二月削吳高爵徙廣西燕王克廣昌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罷齊泰黃子澄以悅燕陰留京師使籌兵時景隆出師屢敗子澄等匿不以聞 上一日問軍中勝負如何子澄曰兵交屢勝但天寒士卒難堪待來春大舉 上信之加景隆太子太師省躬嚴成遷肅王楧於蘭縣法司奏是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三參贊大將軍〻務高巍使

燕上書燕王不報

二年正月天下官員來朝見賀燕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叛以城降遂陷大同二月改都察院為御史府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神靈獄訟簡其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務為忠厚以底治平景隆援大同燕兵還北平三月虜坤帖木兒可汗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四月瞿能平安敗燕

兵於白溝河燕王率精騎數千突入左掖王師大敗景隆單騎走德州尋奔濟南五月燕兵入德州德州降命陳旭守之追擊景隆濟南城下大破之遂圍濟南提水灌城鐵鉉乃命軍士約降迎燕王入懸鐵捷伏城上闔則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 高皇帝子臣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見兵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

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大王燕王大喜如其言過城下城下呼千歲聲聞於闉楗及王馬首王驚改馬而馳鉉遣人撥梁梁則墜燕王竟從梁馳去大怒以礮擊城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礮不敢發鉉令士卒登陴譟罵每出其不意突騎擊之相持日久道衍曰師老矣解去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承天門災詔求直言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

一人改方孝儒為文學博士九月皐門成遂改題諸門徽洪武中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十月置威武中衛募壯士城滄州燕兵復出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錄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以鐵鉉參贊軍務督陳暉平安諸軍北進召李景隆還十一月燕兵至臨清屯館陶焚大名軍餉十二月至汶上掠濟寧備至東昌庸背城而陣燕王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圍燕王數重平安助戰軍勁甚斬其

梟將張玉燕王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燕兵爲大器所乘大敗走庸趣兵躡之殺傷無筭燕王退駐館陶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燕歸路北平震動加鉉兵部尚書

三年正月擬命神寶成　上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遠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歷城侯庸獻東昌之捷詔諭天下丁丑享太廟告東昌

之撻台齊泰黄子澄仍預軍國事二月燕兵復出軍保定盛庸逆戰於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庸師敗績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皆陷陣沒是夕戰酣適暮各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逼庸壘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 上有詔無使朕負殺叔父名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燕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自辰合戰至未會東北風大起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殺庸復大敗奔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

之提輕骰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携金銀鈿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蓬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燕兵出蘗城開三門復謫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燕王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逾越今緣奸臣齊泰黃子澄誣臣大惡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以中臣臣瀝忠噭訴天聽甚高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

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今 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上賴天地祖宗之靈憫臣忠誠大軍所至無不摧衄然臣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 父皇所恩養而奸臣一旦驅之白刃之下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寔何罪比聞泰子澄皆已竄逆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謂 陛下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

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格奈何以奸臣鬼蜮之計愚弄臣父子為也伏惟陛下垂察書至　帝用孝孺策答書以緩師遣大理少卿薛嵓持書赦之四月嵓至自燕五月庸等出兵扼燕餉道不克燕王遣武勝復上書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諭以偃兵息民而嵓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疊發兵絕臣餉道要殺臣將較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越關而傑等必欲求釁略不見捨與比

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較之所疑而派臣父子之所幾倖也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則是 陛下雖有憐臣之念而不能見庇臣敢一日忘自救哉惟 陛下裁察 帝覽書嘆曰燕王本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柰何必用兵為也召孝儒論意而孝儒堅持不可遂下武勝獄六月燕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與戰敗績復掠彰德七月大同守將房昭取保定軍易州西水砦燕王還兵援保定

八月圍西水砦真定諸將往援大戰齊眉山敗績九月都督平安攻北平不克還軍真定十月燕兵還北平翰林修撰王艮卒從慶靖王於寧夏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圍永平不克命兵部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平安敗燕將李彬於楊村十二月燕王復出北平遺書駙馬都尉梅殷假道淮安殷峻拒之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援山東都督平

安復通州不克燕兵下東兗諸郡縣遂入東平吏目
鄭華死之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主
簿唐子清典史黃謙具死之是月晦燕兵至徐州二
月諸軍集濟寧三月燕攻宿州平安躡之至淝河遇
伏戰敗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四月平安戰於小河
斬其將王真敗之徐輝祖會諸將復敗燕於齊眉山
斬其將李斌尋召輝祖還諸將合戰於靈璧大敗平
安等皆被執禮部侍郎陳性死之五月燕兵至泗州

守將周景初叛降盛庸軍淮南不戰走燕兵渡淮至盱眙守淮河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燕兵趨鳳陽淮安知府徐安遡阻之不克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燕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困吾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俱慟哭遣侍中黃觀祭酒張顯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

復召齊泰黃子澄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嚴
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
輿糾衆勤王六月燕兵次浦口命都督陳瑄率舟師
堵截瑄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乙卯燕兵渡江
盛庸出戰高資港敗績遂偪龍潭命諸王分守京城
門癸亥遣景隆同諸王如燕軍議和燕王曰此皆言
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
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儒言城中勁兵尚二十萬

請固守以待勤王　上從之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常昇出師禦戰敗績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具為燕游騎所獲齊泰黃子澄出奔乙丑燕兵至金川門上書皇太后李景隆及谷王橞叛開門迎降燕兵遂入京師大譁　上下殿手刃徐增壽於左順門欲并誅景隆不果須臾大內火起　帝遜去皇后馬氏赴火死傳言帝崩是日安王楹及左班臣茹瑺蹇義夏原吉劉儁古朴劉季箎薛嵒董倫王景胡靖李貫

吳溥楊榮楊溥黃淮尚善解縉金幼孜胡濙陳洽方賓宋禮王達鄒緝楊士奇胡儼等迎附上箋勸進太常寺少卿廖昇僉都御史程本立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魁大理寺丞鄒瑾給事中龔泰御史魏冕衛府紀善周是修等死之名翰林院侍講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禮部右侍郎黃觀翰林院脩撰王叔英奉使聞難亦死之執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戶部侍郎卓敬等先後至俱不屈死御史大夫景清

按察使王良等內外諸臣數十人與不屈相繼死之城破之夕高巍縊死驛舍諸郎御史給舍縋城逋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諸寧等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遷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太子遷皇太后於懿文陵壬申奠建文帝以天子禮凡實從前所更定官制名號悉復洪武之舊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　建文帝出奔事見史彬仲致身錄及程濟從亡隨筆

石匱書曰吾夫子之志在春秋也猶於定哀多微詞焉況我草除之際乎韓高之疏中格而蔡黃之策用皆天也纍纍殉國千古罕儷拊心腐業而已嗚呼斯非臣子之所得言也

致身錄曰大內火起　帝從鬼門遁去時六月十三未時也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脩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　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

奉先殿之左羣臣察言意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鉄二鎖亦灌鉄　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　帝曰數也程濟即為　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僧

楪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　帝曰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
等妻兒在任心必挂牽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
願卽以死報陛下　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
九人從　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為神樂觀道士
王昇見　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
疇昔　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
門堤畔昇起導前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

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黄池人翰林院編脩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艮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漼黄岩人兩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

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和州人及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　帝曰今後但師弟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國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耽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遥為應援為便師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享道士所餉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漼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

馬二千鄭節時稱雪庵後稱塑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樣主趙天泰遺衣葛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千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斗景先稱東湖樵夫亦稱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況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即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

家廖平王艮鄭洽郭節王資史彬仲梁良玉師曰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壇所在明旦必行將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氏巨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師病足滑度不能行徵明景先與彬仲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艇來聞櫂為吳人急叩之則彬仲家所遣以偵吉凶者也與景先大快亟迎師且至彬仲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載八人為程棨楊牛馮宗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八日

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師亦大適明旦改題水月觀師親筆篆文閣三日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師命歸省　文皇帝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遯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着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差吳江邑丞翟德到彬仲家追奪且曰建文帝聞在家君彬仲曰無之微哂而去次日師同兩比丘一道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來年三

月集於襄陽廖平家癸未正月仲彬往襄陽三月至廖平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閏六月馮濯自雲南来四人相對慟哭濯告以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来游天台今年無頻往來復居停間日諸弟子俱會恨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東歸甲申八月大師同楊程葉三人来彬仲家先是七月牛景先来言師將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將暝一僧突至忠孝堂彬仲及家人出拜畢款至重

慶堂已舉火矣而楊程葉亦至舉酒半酣師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仲惶悚曰弟子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師當見原本意欲留師幾月曰明晨何遽耶師泣曰彼方覓我而圖我昨於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而視此臣我曾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適臣屈指先汝我去正為汝計相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仲曰亦不妨視師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師衣服師用綿紬大小

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綿布大小計三十六件白
金十兩為資十三日清晨彬仲隨師為兩浙之行
杭州計游二十三日天台雁宕計游三十九日會
馬二子樁山主人金焦亦來於石梁間且云諸友
俱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時天氣已寒師欲返
雲南因却諸人而去丁亥正月彬仲遣僮往海州
請何洲同往雲南三月終幾到留五月彬仲撰一
僮三人皆道人飾行二月得至連州訪郭節遺故

翰林簡討程𠇍在焉相持痛哭徐曰師近来在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日遂行至所謂善慶里師不在杜亦不在時朝廷偵師密而嚴有胡濙鄭和数往来雲貴間彬仲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於市者旬有六日一日彬仲於寺舍傍暫息道人程濟熟視之曰汝在耶彬仲起鼓掌曰是總叩師程曰已結菴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遠兩人淚下如

雨不敢出一聲比晚同諸人往程爲導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下山坂逶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而菴在焉天已徹曙矣扣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拜師榻前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夏日患痢回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爲勝狼狽至此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爲我嘗否各爲獻彬仲獨有僮而所獻豐況當年職居近禁知師所好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筍煮熟豆肉鬆六味見

之大喜即命爇火內啓床頭樽酒嘆之曰不嘗與已三年矣翌日師率遊山中自近而日以為常甫一月鄭與程以寧請行彬仲亦以請師曰汝遠來固當又留固問汝廿年幾何曰十六歲矣能辦事否曰尚在書堂曰欲為官乎曰必不敢相與唏噓又之自後屢請屢留竟延至明年三月行之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仲等叩首領命

而行庚午八月彬仲往雲南自南游以後嘗有以奸黨告者雖獲宥於上官心常惴懼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且臨行師囑恐彼此相戾至是章除之禁稍稍寬矣決中秋辦一价以往始知南康蔡運家既至襄陽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郝鄙家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龍山菴故道丫不見所爲菴者山旁有一茂居詢其老婦則曰向來上司官來已毀矣問僧徒則曰不知所

之暗中流淚曰彬仲不遠萬里来得一面師死且瞑目不則得一音耗帰家亦安礼値寺院靡不拜禱徧游数郡我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一比丘指曰汝尋師耶彬仲愕然比丘曰固忘我也彬仲曰汝師何名曰文大師是也亟問何所曰在随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坐一室見之大喜菴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数里為浪穹所轄地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菴之

東郎裡之於是師命舉所饋獻奠之呼僮估酒是夕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矣惟言及楊榮則嗟嘆久之流連彌月遣歸甲辰七月洪熙改元八月彬仲往雲南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人曰內有兩道可聚俱彬仲入見一道翁翁床上睨之師也伺其覺師昔曰此來何為曰來訪師彬仲曰師欲何往曰訪汝等言及榆木川皆已喜彬仲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

强飯精爽倍常明日郎偕下江南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餚於重慶堂師位上程濟東列彬仲西列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吏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仲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仲未及荅郎赴趨出招彬仲曰此建文皇帝也彬仲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活命恩主也彬仲不得已以寔告弘即稽首堂下嗚泣問向來狀師曰斷這些

個隨亡的人給我衣給我食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來戰〻兢〻復大慟〻已徐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師今歎何之曰游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師行戒彬仲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送之去〻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渡江彬仲送之江上偶有洪濮升邀之閒師顧曰吾放心下矣今後而可任來想閒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悲且喜止程濟送彬仲等觀渡而返宣德九

年夏復至而彬仲為仇家所訟庚死於獄七年矣彬仲子晟家居是日適其婦坐草產難凡四日矣家人惶惑有老僕密言前道人在外晟急延之入方椅背於地而家人報生一男子師悲彬仲之亡旋喜產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語曰我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宋史在桌更命曰鑑師精於祿命詳鑑子平曰是兒當貴晟曰不求貴得識字成家足矣師曰即不貴當以文名世留五日晟具衣

十件并行糧為會稽之游程濟從自是蹤跡不定至天順中思恩知州岑瑛出行部有僧當道趺坐呵之不起大言曰我建文皇帝也胡濙訪張儠偏鄭和招諭東南夷為我耳瑛大駭聞之御史令傳送至臺御史詰之曰老和尚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天下事今大定矣若至此何為槩應曰天下事大定矣吾尚歎何為乎顧吾老矣歎以骸骨歸故鄉葬父祖陵旁耳聞者皆悽然亦有欲泣者御史為

奏上復傳送至京號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曰此海外高僧也言官恐惑衆請下於理　英廟終不忍以老閹吳亮逮文申嘗侍左右乃令探之老佛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便殿汝尚食〻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痛哭不能仰視復命畢遂而自經於是取老佛入西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石匾書曰生斯者

文皇帝臣也若以　高帝則亦　建文帝臣也
建文革除事傳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茲致身錄
出自從亡手舍茶茹苦自爾真切其文質而信怨
而不傷獨史氏書也哉足以傳矣有心人讀之欲
哭則不敢歆泣以其近婦人可柰何夫人而非
高也臣則致身錄可不讀夫人而　高也臣則致
身錄不可不讀　建文廟謚寔錄年號三大禮不
可不議若夫三走滇南乞食匪躬如史彬仲者噫

難矣

石匱書卷第三

明 蜀人張 岱著

成祖本紀

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也母曰碽妃高皇后妣為己子 上狀貌奇偉眉如刺蝟鼻準隆起長鬚顏下髭兩道如龍鬚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北平十五年僧道衍入侍帷幄二十三年勅燕晉二王分道伐虜師出古北口遇故元太尉乃兒不花等於迤都遂

進兵薄之值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僅隔一磧遣指揮觀童往覘虛寔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諭以燕王威德介紹來見燕王降辭色待之賜酒食令醉飽慰諭還營虜大喜過望及至營又召之凡三召三返悉收其部落以歸詔以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使將較阿魯帖木兒等具授以官賜冠帶鈔幣有差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　太祖御東角門諭廷臣曰朕老矣

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為太子何如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太祖不荅因大哭而罷二十八年燕王進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太祖親製嘉禾詩賜之二十九年又奉勅北征率大兵至徹徹兒山遇虜與戰擒其守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進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大敗之班師三十一年五月 太祖崩

皇太孫嗣皇帝位用齊泰黃子澄謀遣詔節制諸王
諸王不悅而踰月遂有告周王與燕湘代岷同謀不
軌者　建文帝召泰子澄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燕
握重兵不可遽動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勢自
孤矣乃逮周王至京廢為庶人遷雲南燕王簡壯士
護衛以勾逃軍為名異人術士多就之十二月燕齊
有告變者　建文帝聞齊泰曰燕王素善兵北卒又
勁柰何泰對曰今邊報北虜戒嚴借防邊名發卒戍

開平其燕府護衛簡其精銳者悉出邊徼守所撥去
其羽翼無能為矣　帝頷之乃擢用張昺為北平左
布政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用以覘燕建文
元年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廷臣論劾
不報三月燕王還國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
按察使陳瑛受燕金有異謀遂瑛安置廣西燕山百
戶倪諒亦上變告遣燕府旗校于諒周鐸等伏誅遂
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從卒屯開平名

偕胡各要路仍屯兵設備燕王歸藩即托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長史葛誠密告昺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毋懈弛四月燕王上表言臣久病無侍子請遣臣子之留京師者齊泰曰盡收為質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乃皆遣歸居頃之燕王使其百戶廣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廣誣服因飛符昺貴令與都指揮張信密擒王官校昺貴等約盧振葛誠居內都督宋

忠居外舉事有曰張信以為憂信母疑問之驚語曰
不可而父言王氣在燕分六月昺貴圍王城柵端禮
門報王卒矣入於城中未幾詔削燕王爵密勅昺貴
等收王張信請見王王不可乃乘輜軿入王見其白
身來許之信入拜床下王為瘖信曰殿下無然有事
當語臣王搖首指腹信曰殿下猶不誠語無意乎
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請告臣也王下拜曰一家
之命皆在子矣七月壬申王稱疾愈出會官僚晝如

中朝所坐官校縛致庭中召昺貴曰罪人得矣則取
去昺貴至門者叱之呵止其從人王杖見昺貴會適
瓜王食瓜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
身為天子今親屬叔父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若
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因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
禽昺貴捽盧振葛誠下殿王投其杖曰我何病迫於
若奸臣耳遂曳斬昺貴等起兵〻名靖難移檄郡縣
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為

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友直為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為燕府紀善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親王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禍偪於躬寔不得已也義與奸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乃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語具建文本紀通州衛指揮房勝薊州指揮毛遂導

化將王㝎雲鄭亨各以其城降是時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入必還此乃可無北顧憂俞瑱初至衆心未定易取也令徐安襲之瑱部伍未定一鼓敗走遂拔居庸瑱收殘卒依宋忠燕王曰宋忠輕躁寡謀忝其未定擊之遂帥精騎八千捲甲倍道而進忠衆未成列燕王麾衆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燕王乘之而入獲之并禽俞瑱懷

來既克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皆
降附遂攻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八月耿炳文
帥師三十六萬分道北進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鄚州
楊松率總鋒九千據雄縣中秋夕燕王度松等夜飲
不備暗渡白溝河三鼓攻破雄縣潘忠來援[illegible][illegible]
千人伏月漾橋下忠至棊伏禽之燕王炳文在真定
不虞我至縣闕道趨遝破之必矣遂趣滹沱河炳文
逆戰敗績南兵死者亡筭九月李景隆調兵五十萬

代炳文將江陰侯吳高圍永平景隆次德州收集炳文餘衆進營河間燕王曰李九江膏粱竪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忮刻自用使之將數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吾往此必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禽矣燕王援永平吳高遁去以〻便道議攻大寧諸將謂大寧未易即破聞李景隆且至北平不若還師自救燕王曰劉家口趨大寧不數日可達且其精銳悉聚松亭城守者特老弱耳

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吾以大軍旣拔之勢赴之如拉朽耳弟行弗怯大寧破劉貞浮海遁松亭帥潰諸裨將悉降燕王迺還救北平景隆軍鄭壩而待王白遂河流甚險王心禱曰河氷則天相燕也其日寒河氷燕王盡以其師渡南將陳暉追躡之王還擊暉暉敗踐氷遁氷迺皆解王連破南軍七營與景隆戰午及酉景隆大敗燕斬南軍十餘萬降如之夜寒甚都督火真焚敝躪

以煖燕王鎧者趨馬循人呵之燕王曰止是皆壯士
其疫畢隆奔還德州諸將稽首賀王神筭王曰此適
中爾向卿等言皆萬全策我所未用者有機可乘耳
此不可為常法後有商確毋難於言遂再上書傳檄
天下檄曰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為太
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為子孫萬代計不幸太子
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太子遂立其次子為
太孫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太孫

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沖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備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諛佞於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流竄齊尚書等又使惡少謝貴等為北平都司官張昺為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

甲執杖銃鼓吽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
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禽獲逆賊
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瑱八
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
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寧忠
右都督顧成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
以遼東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
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

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寧貞单騎遁去大軍遂平未幾𤼵尚書黄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疫遁去余本　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草今奸臣齊尚書黄太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

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聞十二月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建文二年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遂攻大同李景隆引兵出紫荆關燕王自居庸還北平不遇四月李景隆會兵德州胡觀郭英吳傑等來會合兵六十萬期於白溝燕王自固安度拒馬河營蘇家橋雨甚王坐胡床待旦兵端有火光金鐵弓弦皆鳴已未燕王祝天出軍有五色雀飛駐旗竿之首遂率軍循河西北行平安與

瞿能出伏要戰北軍皆却王自夾擊其後敗南軍及
白溝景隆與燕王遇自暮至暝兩軍從火光中苦戰
收軍燕王迷所壁處下馬伏地視河流乃辨方從王
者三騎庚申燕復渡河瞿能與其子搗房寬陣平安
翼之擒斬北軍數百人燕將丘福以萬騎衝南軍跌
堅王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南軍復遶出王後連戰
百餘合南軍矢如雨燕王馬三創三易王射矢盡三
棄提劍左右擊劍缺瞿能追急阻於重隄王馳逆之

佯提鞭後指能軍疑乃稍止不前平安劇陳亨劉及徐忠兩指忠自斷擲之暴益而戰高煦帥精騎數千與王合彼此相扼至日中瞿能大呼滅燕入北軍斬其數百騎越雋侯俞通淵指揮滕聚亦前會旋風起折大將之旗南軍相視而動燕王與高煦乘南軍乃斬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乃亦不利通淵聚亦沒於陣中景隆單騎走德州尋奔濟南燕兵圍濟南山東參政鐵鉉高巍等死守圍三月不下道衍曰師

老矣解去十月襲破滄州擒守將徐凱　建文帝召景隆還以歷城侯盛庸為總兵官鐵鉉参賛軍務督兵北進至東昌大破燕師燕王退還北平深耻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者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南下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零如雨自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遂勒兵南下三月盛庸以兵二十萬

出德州吳傑平安出真定自單橋進營夾河燕王亦從保定緣滹沱去盛庸四十里而舍王以數騎覘庸軍庸覺追之王射殪其一人又追又殪之及戰庸軍蔽楯自堅北軍投以木欑：貫丁寧有旋鈎為南軍楯罥於鈎皆棄之北軍乘之南兵失利各退歸壘明日又戰自辰及未疲坐地息起復戰忽東北風起北軍乘風橫擊南軍皆不辨死者十萬餘人燕王追奔至滹沱盛庸還德州吳傑聞庸敗乃還真定閏三月

自真定出藁城己亥大戰兵集王旗如蝟平安登陣顛望戰見其軍勝鼓之燕王趣之平安下顛而遁會大風起發屋拔樹南軍死者六萬餘人燕徇順德廣平大名　建文帝使告燕王曰齊泰黃子澄賊臣無功雖皇帝亦惡之已竄逐籍其家皇帝所以為燕王足矣可罷兵燕王上書請撤還德定諸師　帝乃使大理寺少卿薛嵒往赦燕王罪薛嵒至燕軍中曰皇帝使臣啓大王朝釋甲暮即旋師燕王曰嘻是不可

紿三尺兒而指諸將曰有丈夫者矣因連營列隊馳射觀之遣而語之情嵓還報 帝曰誠如卿言曲我乃在我七月燕兵襲彰德攻定州十月還北平十二月燕師復南下建文四年正月攻東阿及東平至汶上攻沛及徐州破蕭縣與平安兵戰於小河平安遇燕王於北阪戟我及王馬鷙戰之夕燕王夢厄於平安有白馬將自西馳斷安馬足問爲對曰臣輩之神也四月復與徐輝祖大戰齊眉山不利燕諸將欲還

請屯小河東就麦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柰何一挫輙退畝再北面事人耶燕王按劍誓衆曰渡河者斬軍心遂定京師傳聞燕兵北歸台輝祖還京何福孫軍無援乃引兵會平安以六萬人爲方陣衆餉護行燕王遮之平安突至薇北軍千餘兵如雨燕王麾兵斷南軍爲二南軍大敗獲平安等凡三十七人燕王謂平安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曰蹶臣不倭敢效豁刃燕王

曰壯士五月揚文以兵十萬自遼東南下與鐵鉉合勢絶北軍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皆戰死燕王至泗、守將景初以城降燕王曰不戰而降何德也景初曰泗有神民禱焉曰降吉其日燕王除祖陵將渡河盛庸軍淮南燕王軍淮北使士樣舟編筏若涉者潜遣丘福朱能瀕淮而西鼓出庸後庸軍大驚遂潰下揚州揚指揮王禮執其守將崇剛御史彬降高郵通泰諸州皆潰遂底北 建文帝遣燕王從姊慶成郡主

見燕王軍門燕王哭曰忍心至此乎我父陵土未乾我兄弟瀕見殘害讒臣之言如漆投膠讒親之言如水洒石今日之來豈得已哉郡主亦泣下因問曰周王安在曰召還矣未爵也齊王安在曰猶囚燕王嘘唏不勝郡主徐以割地請燕王曰此所以來欲得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而不能保何望割也六月燕王兵至浦口盛庸等迎戰大敗之燕王幾議割地和會高煦擇胡兵至大喜盛庸軍緣江上下待王高資港

燕王渡江及岸高煦先登燕麾精騎繼之庸軍大潰追奔數十里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降遂入鎮江鎮江人望見海船之黃幟曰海濱應矣則皆降燕王至龍潭　帝復遣曹國公李景隆尚書茹瑺往燕軍議和景隆瑺至伏地叩頭而已燕王曰勤勞公等有言乎景隆稍稍及割地事燕王笑曰公等游說耶初吾無過輒坐大不韙削辱之令救死不贍曷以地為吾故有地矣所几以来為奸臣耳景隆瑺還報命　帝

再使諸王與之偕曰奸臣逐矣執而得之且用鼙鼓
甲子燕師薄金川門谷王橞從城上望見燕王鉦鼓
與景隆開門迎入燕王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
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
亦哭已並轡握手登樓相慰藉　帝手劒斷增壽腰
徘徊無所出乃火其宮燕王望宮燄使中使馳救不
及還白燕王哭曰小子何唉吾来輔爾耳入居文華
殿榜收左班官員奸臣黄子澄二十五人續收王鈍

等二十五人宮民人等有鄉縛來獻者爵有差為建文帝葬寢治葬皆如禮三月諸王群臣請即天子位三勸進已己謁孝陵欷歔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軍卒耆老萬衆夾道拜頫懽呼稱萬歲遂即位初建文時有道士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至是遂驗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命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大赦天

下以明年為永樂元年八月詔曰朕皇考受天明命奄有四方褒厚親〃爰及異姓允炆不孝不仁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匡輔無愆空宮籍財害其相屬王自歸京寵之癉纍父子殊方幽囚窮窘穴墻通食譖構湘王闔宮自焚加以惡謚執齊王於京師囚代王於大同幽岷王於雲南宿夕思惟不盡不饜復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皇考有意立朕尤所猜忌聽信奸臣縱兵相害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天地祖考

之釁兵至畿而索其奸頑允炆慚負自焚以死諸王臣民尊朕為帝重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殁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河南齊王青州湘王墳廟改謚曰獻朕代王岷王幽囚封爵如故於戲天有顯道應捷影響衍本支於百世資磐石於萬年九月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朱能等三十一人徙封谷王橞於長沙降封允熥允熞允燨為廣澤懷恩敷惠王十月重脩 太祖實錄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廢廣澤王懷恩王為庶

人僧道衍為左善世命解縉等纂閱建文時羣臣章疏關係軍國錢粮數目則留餘悉焚之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冊妃徐氏為皇后陳瑛請追戮建文諸臣不許十二月詔求隱逸以江西儒士軒伯昂為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戒諭靖難功臣

永樂元年正月廷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諸王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表賀

文皇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遶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命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三月鄭州官牛疫死縣官責民償有鬻子者文皇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并治有司之罪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楩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降其王府官屬

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九月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刁暹答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文皇命沐晟以理告諭不從然後加兵刁暹答悔懼還所擄知州及侵地貢方物謝罪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經死十一月文皇欲聞民間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練達政體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命

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行天下購求　高廟御製
詩文及宸翰送官錄進仍重賚之徙富民實北京
二年二月改封敷惠王允㷿為甌寧王奉懿文太子
祀四月冊立世子高熾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高燧
為趙王初議建儲武臣咸請高煦謂其有靖難功金
忠以為不可　文皇猶豫未定召解縉預議縉言立
嫡以長復曰好聖孫又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
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　文皇意遂決

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車駕
將謁孝陵錦衣衛請具法駕　文皇以　皇考諱日
正屬感慕之時不用六月命姚廣孝往蘇松賑饑七
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進
獻請率百官表賀命止之鄱陽民朱友孝進書妄毀
濂洛關閩之說　文皇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杖而
燬之八月老撾刁線歹遣使護送前安南王孫陳天
平來朝奏被賊臣黎季犛弑主篡位乞發王師興滅

繼絶　文皇憐而納之命有司賜第并安南陪臣裴
伯耆等並給衣食福建布政司奏暹羅好琉球番船
漂泊海岸已籍記船物請命　文皇諭禮部命該司
舟壞者脩理之食者給粟俟其便風導之去豈可利
其物而籍之鄭賜劾奏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千戶
陳善等運粮遭風壞船擅以官粮濟軍士請逮問之
文皇以事有權宜其置勿問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
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文皇諭大將受邊寄

豈可拘文法勅晟盡心邊務勿介人言十一月山西
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黄河清凡百有餘日設天津衛
於直沽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山西民言介
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文皇曰數年兵革災荒百
姓困苦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焉何以此重累吾
民不聽　文皇御奉天門録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
抑者復召錦衣衛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
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威畏而不敢

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寃即來白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文皇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文皇聞之謂侍臣曰弑主簒位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命官賫勅往諭俾具簒奪陳氏之寔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錮曹國公李景隆於私第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令各衛所屯田

三年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三年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俾就文淵閣讀書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文皇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增忱爲二十九人寧夏總兵何福加意屯田籽粒甚富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計降勑獎諭之八月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十月封宋晟爲西寧侯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爲民殺駙馬都尉梅殷安南胡奃遣使臣阮景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

罪請陳天平歸國

四年正月河南草冠竊發詔諭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鑒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詔建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三月幸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文皇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文皇閱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

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　文皇曰士人家尚欲積書況朝廷乎遂命禮部遣使四出購求遺書四月命鎮守廣東都督黄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纂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事聞　文皇大怒曰蕞兒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於是命成國公朱能大發兵討安南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副之豐城侯李彬等共二十五將

督軍分道進發五月齊王榑凶悖縱恣召其諸子至

京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七月　文皇視朝

諭胡廣等曰為學者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

一語人君用之功効不小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九

月甘露降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

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

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命禮部會官議

行之陳瑛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文皇曰草野

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訃聞命副將軍張輔代之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及西都賊死者無筭於是三江路宣江姚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是月甌寧王允熙暴卒

五年正月出學士解縉為廣西參議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砦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又敗黎賊於木丸江都邑相繼來降二月直隸浙江諸郡軍民子披

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文皇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復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戍遼東甘肅三月張輔沐晟等大敗黎賊於富良江季犛父子以小舟遁去偽官屬范覽等皆詣軍門降五月獲賊首黎季犛及從賊蒼澄等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六冂置交阯都指揮使司共十七府五州十衞二千戶所留官軍

守之七月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阯人才九月張
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賫露布檻送黎季犛蒼澄等
獻俘至京　文皇御奉天門受之十一月永樂大典
成設四夷館十二月戸科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
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
六年二月福建御史奏栢樹生花爲花瑞賜勅責之
南直蘓揚二府復奏檜花爲瑞　文皇曰蘓松諸郡
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已

責其欺罔令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也可惡交阯
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
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衛門共四
百七十有二七月論平交阯功張輔進封英國公沐
晟黔國公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封清遠侯
柳升封安遠伯陳亡都督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世
襲八月交阯蠻寇簡定作亂命黔國公沐晟討之與
賊戰於生厥江敗績尚書劉儁都督呂毅交阯參政

劉昱皆死之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討之

七年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等上請行在餘務悉啓太子處分六月命淇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福等陛辭密授方略令慎行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與虜戰全軍覆沒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十月命戶部尚書夏

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文皇曰工部所造武剛車可備輸輓然道遠人力難繼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文皇喜命所築之城曰殺胡堡平胡堡十一月張輔追獲交阯賊首簡定於美

良幷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
擴鄧景異逃乂安
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勅召輔
還簡定伏誅二月議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留守北京
三月大閱於鳴鑾戍車駕出鴈門至清水源其地有
塩海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
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 文皇命取嘗之賜名神
應泉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廬舍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强何果所恃哉四月次玄石坡勒銘於立馬峯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五月至斡難河為元太祖始興之地本雅失里率衆拒戰文皇麾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文皇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飢渴遂收兵還營駕次擒胡山勒銘

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旣而軍士乏食 文皇令以御膳所儲粮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粮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文皇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進膳 文皇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飽次闊平宴劳軍士 文皇曰朕在塞外乂棄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駕至北

京長沙妖人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駕還南京十二月陳季擴請降命為交阯右布
政使尋復反
九年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阯會黔國公
沐晟勦捕叛寇濬河南黃河故道四月逮交阯參政
解縉下獄七月戶部請賑北京臨城縣飢民三百餘
戶給粮三千七百石有奇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
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彛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

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文皇曰建文時上書有干犯語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燬之所言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管兵千戶不待朝命發兵捕賊請治其專擅之罪　文皇曰千戶發兵除盜正盡其職詔弗罪十月重脩　高祖實錄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狥餘賊散走林菁中追殺殆盡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十二月阿魯台遣使納款請并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黃

准執奏不許
十年正月命徙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於兗州東
昌定陶等處仍蠲其役三年選韃官教民畜馬九月
浙江按察使周新忤錦衣衛指揮紀綱綱奏新專擅
逮至京斬之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十一年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弛齊黄奸黨之禁二月
巡幸北京皇太孫從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
及思州等府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羣臣表賀

不許震固請　文皇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　文皇謂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經等檻送京師交阯復平氐剌攻破阿魯台諸弟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十二年二月詔親征瓦剌三月駕發北京命王太孫從行六月駕至撒里哈剌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砲擊敗之追至木剌河

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八月駕至北京以皇太子遣使羈緩且書奏失辭　文皇怒此輔導官之辜也遂逮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尚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下獄尋釋蹇義回南京楊士奇復職十月榜葛剌國獻麒麟

十三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奏九疊山有贊呼萬歲者三請表賀詔峻拒之二月罷海運三月命平江伯

陳瑄於胡廣江西造船二千艘接濟運河四月以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阯五月開清江浦河道

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禮部尚書呂震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刻石記功德不許四月召英國公張輔還京師九月初令御史巡鹽十月駕還南京十一月建北京宮殿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

十五年二月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為庶人三月漢王

高煦有罪遷之山東樂安州駕幸北京命皇太子監
國九月脩孔子廟訖工御製碑文刻石十一月癸丑
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奉天殿現五色
瑞光庚申金水河氷凝異瑞己巳卿雲見殿上五色
瑞光圍圞如日正當御座終日不收禮部請表賀不
許
十六年正月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簡黎利叛
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三月

初令民遷十二月勅脩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
太和之山
十七年五月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於望海
堝晉江廣寧伯
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平八月立東
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北京宮殿成
改京師為南京京師行在所為北京十一月皇太子赴
北京過鳳陽謁祭皇陵

十九年正月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四月庚子夜奉
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求直言翰林侍讀李時勉陳
言十五事皆切時病詔行其十四事十月阿魯台叛
數寇邊
二十年三月親征阿魯台軍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
五月駕旋隰寧次西涼亭　文皇望其頹垣遺址謂
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
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

乎可為毀鑒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六月開平報
虜攻萬全台諸將聞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文皇
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逕擣其巢穴故為此牽
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已自喪膽敢復攻
城哉按軍不動七月次殺胡原獲諜者言阿魯台
聞 駕親征大懼盡棄其輜重牧畜以遁 文皇曰所
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兀良哈也當還師翦之遂
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烈兒河虜衆西奔 文皇

虜兵追擊禽斬首虜數百餘級洗其巢穴而歸九月駕還北京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七月駕復親征師次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文皇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出其不意虜可擒也九月師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為瓦剌脫歡所敗部落潰散無屬今聞天兵復出

倍道疾走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十月師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 文皇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十一月駕還京師

二十二年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四月復親征師次清水源阿魯台復遁 文皇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主何休咎榮幼孜言宜承天意勑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文皇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
落歸六月師次答蘭納木兒河一望惟茂草黃沙不
見一虜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竟無所遇
以粮糈不繼乃命班師七月師次蒼崖戍　帝不豫
次日次榆木川　帝大漸遺命傳位太子十八日辛
卯　帝崩享年六十五司禮監馬雲孟驥等家召楊
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
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以入内幄

名匠入範錫為椑〻成權殮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

光祿進膳如常儀軍中號令益嚴人莫能測八月楊

榮等奉 大行訃至京師皇太子遣皇太孫赴開平

迎梓宮皇太孫至雕鶚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

是月初十日梓宮至京師十二月葬長陵上尊號曰文

皇帝廟號太宗嘉靖初以大禮加號成祖

石匱書曰文皇自燕邸至建康大小凡百餘戰未嘗

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後五出漢北三下安南近邊數

千餘里幾無王庭爲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後此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其憑陵者　豈非　文皇之遺烈耶故狄鞮象胥款塞請朝者西厭月窟東窮日域若榜葛剌魯謨斯等夷凡七十餘國立行都司衛所設宣慰宣撫安撫等司凡七百三十餘所

又曰明興二百餘年於茲臣子論及成祖尚有武未盡善之疑豈知　高帝閎謨遠烈非藉祖繼之則都必不北虜必不威四夷必不賓服中外制度必不晏

然一尊於後世夫拘攣之行豈所以論上聖之主哉

成祖居恒以唐太宗自擬有唐家法則匪我儔蓋湯武

耶蓋湯武耶